



尚書精義卷三十四

宋 黃倫 撰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
作歸禾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無垢曰想成王聞唐叔之言知禾之所以為瑞者自
周公盛德所致也所以親遣唐叔歸此禾于周公而
致其感悟之意焉歸禾之篇具載之矣惜乎此篇之
亡不及一見也想見唐叔忠信成王誠意和樂愷康
開懷露意君臣之間不復色威疑貳天下之樂其有

過于此者乎 又曰周公既受成王命以禾來歸周
公不敢當此美瑞乃陳天子之命以作書以謂禾之
所生者乃成王之心所感召也此美禾當主于成王
我何與焉非周公撝謙人臣之道正當如此耳

史氏曰歸美于周公故曰歸禾加德于成王故曰嘉
禾君歸于下臣嘉于上一瑞而二書作焉盛德之至
也三復其義不惟周公愛天子之深而天子愛周公
也亦至周公遭變禾則盡偃成王泣書禾則盡起蒼
蒼之天反復報應喜怒于立說之間不其怪哉非愛

周公也愛成王也愛周公則成王可與有為矣唐叔
之禾又前日之禾也成王悟流言之非而有袞衣之
歸周公懷愛君之心而有東山之役異畝同穎此天
借草木之靈以示君臣無間一體同心之象也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
材

無垢曰三監既誅乃盡以其地封康叔然周公不以
封微子何也微子賢者夫何疑哉蓋所以一商人之
心也武庚之叛以故都之人思商家舊德故因以騁

其區區之忿今微子雖賢商人見微子乃商家子孫其心不能無感傷姦雄乘此又將生變如此則天下何時可一乎安國云康圻內國名是未封衛以前康叔已受封矣康叔雖賢然初任重事荷大責其舉而盡善乎此周公所以作康誥使康叔知明德慎罰之義作酒誥使康叔知剛制于酒之義作梓材使康叔知塗丹雘之義勤勤懇懇如此者以見其重大也張氏曰治殷餘民之道在于明德慎罰故康誥者誥之以明德慎罰之事也能明德慎罰然後可以化舊染之汚俗故酒誥者告之以無困酒而革其舊俗也能革其舊俗然後可以粉澤藻飾以成至治此所以終之以梓材也

呂氏曰命康叔為衛侯在周室封諸侯之一事耳何故三篇之書餘千言前次未嘗如此之多在唐虞之時命典樂命九官不過一兩語微子之命蔡仲之命不過一篇而已後世未嘗如康誥之詳者見得當時以三監既叛之後殷之餘民志尚未定所以邦之安危惟茲庶士康叔正是周室安危存亡之所係處周

公成王之命康叔其言不得不詳此亦是時節之所當然

康誥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

東坡曰自惟三月哉生魄至此皆洛誥文當在洛誥周公拜手稽首之前何以知之周公東征二年之前乃克管蔡即以殷餘民封康叔七年而復辟營洛在

復辟之歲皆經文明甚則封康叔之時決未營洛又此文終篇不及營洛之事知簡編脫誤也

史氏曰都不定無以得天下之心法不明無以勸天下之治昔姬公之作周也其加意于此乎方成王尚幼王都未定周公定之王法未明周公明之亦謂天下之治與不治舉係于斯也是以定鼎于郊廓以據天下之中邑既成矣四方之民莫不和悅五等之侯百工之衆莫不會同可謂得天下之心矣于是播周之號令使之知所守見商之多士使之知所畏勞來

還定安集之遠近內外無有不得其所其勸天下也
如此天下之治其有不舉者乎昔嘗以是而作大誥
矣今復推廣大誥之意而申言之故曰洪

呂氏曰生魄是三月十六日周公初立基址作新大
邑于東國之洛四方之民皆辟如子來大和會于周
皆供周公洛邑之役周公築洛邑大抵一箇版築斧
斤勞苦之役人所最憚然周公所以得四方之民皆
大和會供其役者何故此正如文王靈臺經之營之
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之意同侯

甸男邦采衛除要荒之外諸侯亦皆供周公洛邑之
役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
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祇祇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
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
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
寡兄勗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

東坡曰孟長也康叔成王叔父而周公弟謂之孟侯
則可謂之小子則不可且謂武王為寡兄此豈武王

之言

無垢曰丕顯考文王謂康叔有大明父文王也以謂
文王識見智愚照燭萬事有如日月幽隱皆明其大
意在自明其德與慎于刑罰而已明德則在已無玷
慎罰則待物以寬行此兩句其餘治衛沛然其有餘
矣君仁則所用皆仁人君義則所用皆義士知此則
庸庸可見文王之明德矣且知其可用則用之知其
可敬則敬之非文王之明德其能灼見人才如此乎
夫人主能不侮鰥寡以感動天下之心而庸庸祇祇

威威以聳天下之心則天下之民善心油然而生惡
心怛然自沮造化之柄陽陽開闢與天地同功六子
同用顯民之說豈欺我哉夫肇造區夏豈一旦而遽
得之乎始行于一邦又行于一邦以至天下歸之夫
一邦之不修則以已德之不明而待物之不忍文王
專用明德慎罰之道以修邦之未修者自一邦又及
一邦俄而及四海盡在文王明德慎罰中其盛矣哉
西土謂其周文王所都之邑也紂視民如寇讐苛政
虐刑使民孤茆無所依倚姦回逋逃捃戕賊使民窮

極無所庇覆而西土之民獨于湯火中自有清涼之地蓋所依倚者文王所庇覆者文王也天以民為心今天下苦紂之虐慕文王之仁民心美之是上帝美之也其仁聲聞于天下之民是聞于上帝也夫何故以上帝以民為心也天乃大命文王是以天下之民皆歸文王而三分有其二也夫何故天以民為心也民皆歸文王是乃天大命文王也文王以仁受天命武王以義成文王之功父兄皆聖明聖作而明述受此天命河潤九里澤及三族一人乘車三人緩帶故故使汝小子封得在茲東土有民人有社稷貴為諸侯而富有一國也可不敬哉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通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者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

無垢曰蓋念則有明德慎罰不念則私欲滋熾安知在已無玷待物以寬之理乎言今民將在康叔謹循文王明德之心紹聞明德之事躬行明德之言紹聞

者謂今存于我當常存諸心汲汲以文考在念繼求
所聞使不斷續以增廣其德也衣之為言若衣服在
體躬行而佩服之也天下一理也古今一理也明德
之法當廣脩衆體蓋學有多門不可以一塗取學無
止汰不可以一節拘如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皆為孔
子門人雖所造有淺深槩乎皆有所得也故祇通文
考未可止也更當數求殷先哲王保乂斯民之心以
數求殷王未可止也故又當大遠惟商家前老成人
所以宅心者在于何地則吾德愈廣矣吾德愈廣則

天下之理如燭照數計隨民之病在于何處從而訓
之無不如所志者蓋惟明德則見理見理則知訓民
之要矣以遠惟商老成人宅心未可止也故又當別
求聞由殷以上古先哲王若夏若虞若唐所以康保
民之心用以治衛地乃為當耳天即吾性也孟子曰
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邵堯夫作盡
心知性贊曰廓然心境無大倫盡此規模有幾人我
性即天天即性莫不于微處起經綸至矣斯言夫心
即性性天^即心體甚大盡之者少耳故惟學問可以宏

之蓋祇通文考天在文考而止焉耳數求哲王天又在
殷王焉遠惟商老成人天又在老成人焉別求古先
哲王天又在古先哲王焉如此則吾之性天愈覺其
無不在矣非文王殷王商老成人古哲王能增吾之
性天也吾性天本大特因文王殷王商老成人古先
哲王發之耳天既弘大則吾所順者皆德而吾貌言
視聽思皆為肅又哲謀聖之用足以時風雨敘燠寒
攔陰陽而移造化裕然取足于身而無事于外求如
此則已亦廣大高明矣然何以驗其實乎止在不廢

王命而已故能奉承王命不作聰明以亂舊章不敢
以側言而改厥度則若德之實也

張氏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為政不
因先王之道者亦徒法徒善而已此周公之誥康叔
使之祇通文考數求于殷先哲王蓋欲因先王之道
以為政故也若德者順性命之理而無違也能順性
命之理而無違則萬物皆備于我注之不滿酌之不
竭豈不綽綽有餘裕哉雖然人臣之道在于奉君之
命而行之者也故于此又戒之以不廢在王命在者

存而有察意故于王命能存之察之而不敢廢然後
可以保其祿位矣

呂氏曰周公歎息以成王之命告戒康叔以汝念哉
不可有一毫怠忽之心今衛國之民全在望康叔將
率行文王之事何故蓋衛國之民聞文王之事見文
王之子來臨諸侯必以祇適望康叔了為康叔者須
當接續所聞佩服道德之言不要斷絕康叔文王之
子武王周公之弟朝夕在父兄之側其聞道德之言
不為不多今既為衛侯遠父兄去周公恐他有間斷

忘了故戒之以紹聞衣德言使他知接續前人之所
聞佩服前人之德言如此方可副殷民之望

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天畏棗忱民情大可
見小人難保徃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我聞曰
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已汝惟小子乃服
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

無垢曰恫痛也瘝疾也不知祇適文考以至別求古
先哲王則邵堯夫所謂微處起經綸者也人欲滋熾
所向皆惡未聞物論邦刑以痛疾其身其心紛紜擾

亂大則為名好勝小則為利害失又其下為淫為侈
為決其隄防疑沮曾不得須臾寧人見其平體慢膚
若從容無事者而不知其心如此其感迫也天可畏
而所輔者在誠吾勉求誠之所在可也小人難保其
情大可見吾勉求其情之所在可也吾之誠民之情
欲求之者無他焉自敬而入耳欲求誠自此以往當
盡乃心盡心則誠見矣盡心即孟子盡心之說也心
體甚大能盡之者少惟能盡則人欲斷絕天理昭著
天正在此吾何往而不得天哉欲求民情當無安逸

豫蓋勤儉則得民心逸豫則失民心民心不可保也
勤儉則聚逸豫則去安有常心哉故又民之道正在
不好逸豫耳盡心不好逸豫之道在敬而已矣小人
難保則多怨民怨則天所不佑夫民怨君不在大惡
或起于小事不專在小事多由于大惡勿以謂起于
小事而苛察細務簡忽大體也亦勿謂由于大惡簡
忽細行專務大體也如貫高之圖高祖徒以簡忽張
敖耳果怨在大乎隋文帝親臨萬幾至衛士傳食而
以喜怒生殺一傳而滅怨果在小乎然則幾微禍如

此不可專去逸豫而勉其不勉之心乎已乎汝康叔
雖小子然其任重大所事者宏王應保殷民助王宅
天命作新民豈可忽哉

東坡曰武庚之亂征伐之餘民流徙者無常居故康
叔之國有新民也方三監叛周天命蓋岌岌矣黜殷
而封康叔天命乃定

史氏曰人之性孰不有道而商民不順于道孰不有
德而商民不勉于德皆其君不能順之勉之之故狃
姦究敗常亂俗其不順于道驕奢矜誇怙侈滅德其

不勉于德如此是皆習于商政故也康叔之居是邦
也無俟于他求因其固有之性順以道之則昔之不
順者於是而必順因其固有之性勉以勸之則昔之
不勉者何患乎不勉又焉用忿疾于頑過為刑戮以
招怨謗哉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青乃惟終自作不
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青
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無垢曰夫明德則曰敬哉明罰則又曰敬明是明德

慎罰專在敬而已矣敬勝百邪故在己無玷而德自明故待物以恕忠敬乃能明德慎罰門戶也

東坡曰近時學者解此書其意以謂人有小罪非過青^也乃惟終成大惡非誑誤也乃惟自作不善原其情乃惟不以爾為典式是人當殺之無赦乃有大罪非能終成其惡也乃惟過青原其情乃惟適爾非敢不以爾為典式也是人當赦之不可殺信乎此言是周公虐刑殺非死罪且教康叔以人之向背以為喜怒而出生死也法當死原情以生之法不當死而原

情以殺之情之輕重寄于有司之手則人人可殺矣雖大無道嗜殺人之君不立此法而謂周公為之與張氏曰自病謂之青青者過失之謂也人有小罪非青則其故為可知矣乃惟終則非為人之所誑誤也乃惟自作則其惡出于自為者也原其情則不以君為典式是不法乎上之政令者也如此則其人罪輕雖小然出于有為故不可不殺所謂刑故無小是也乃有大罪非終乃惟青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者乃有大罪非終成^其有大惡乃無過青以災害

于人與所謂惟終自作者異矣原其情則歸之于汝與所謂不典式爾異矣明其道以責之則極厥辜如是之人其罪雖大然出于過悞在于不可殺所謂宥過無大是也

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明其勅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

無垢曰斷獄之道如上文所謂若二人犯死罪其一若罪小而出于無賴其一若罪大而出于偶爾無賴者據法以殺之偶爾者援情以生之如此用刑乃為

有叙夫何故以得法外意也人皆知法當死者以死斷為有叙而不知法當死者以推其死生者為有叙故夫非得法外意者不能爾也得法外意以斷獄則民之無賴之不可為而無辜者之必生如此則姦心消縮善意自生惟邪心消縮此所以皆謹勅而不敢放肆惟善意自生此所以皆相勉而和樂而不敢為狠戾也無賴而犯死罪者殺之不留如疾之在躬必務絕其根本如此則人知惡之不可為而盡去棄之惟恐汚染率為謹勅而不敢肆意矣偶爾而犯死罪

務有以保全之如赤子之赴井務有以救護之如此則人知善之不可不為皆行乎禮義安治之路率相勉為和樂而不敢履危塗矣

張氏曰有敘者刑罰之施有輕重不失其先後之序也小罪非青而殺大罪非終而赦上刑適輕而下服下刑適重而上服惟其刑罰之施不失其序則小人莫不畏服此民之所以其勅懋和也勅則莫敢放肆和則無乖戾然刑罰足以制人之形而不足以制人之心疾者人情之所同惡攻之而欲其亟去也赤子

人情之所同愛保之欲其不傷也人君惡惡欲去如有疾然則民莫不盡棄舊而為善人君愛民欲存如保赤子則民莫不盡歸于康乂而不擾刑罰

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則人無或劓則人

無垢曰刑謂剝宮之類殺謂大辟之類劓截鼻則截耳古謂輕刑嗚呼缺者不可復全斷者不可復續刀鋸所臨痛楚切骨彼亦人子也使其毀殘父母遺體謂之輕刑可乎誠謂輕刑劓則也亦一國之人以謂

當劓則非康叔私得劓則也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
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豈容有偶藉父兄所庇因
有爵土使在人上妄行刑殺劓則取快其意荼毒斯
民哉必不容也康叔賢者也豈容有是然而舜大聖
人即位至九十餘歲益方有罔失罔淫罔逸之戒而
况康叔乎

張氏曰經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則刑罰皆出于
天討為人君者奉將之而已矣此成王之誥康叔以
謂非汝封得以刑人殺人汝無或妄有刑人殺人非

汝封得以劓則于人汝無或妄有劓則于人劓則者
五刑之最輕也非特其重者在所當慎雖劓則之輕
猶不敢妄則其大可知矣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又曰要囚服念
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

無垢曰前誥康叔以刑殺既稱王曰而告以劓則則
稱又曰今告外事既稱王曰而告以要囚則又稱又
曰以此知成王之告有未盡理者周公又襍而告之
也王曰乃成王告之而又曰乃周公告之也外事諸

侯以獄事來上康叔當觀囚之要辭以斷之要囚者若殺人一等也而有謀殺者有故殺者有鬪殺者有誤殺者有為人所誣迫于筭楚而自誣者倘將斷獄而不得其要領則將有冤枉者矣天下之重莫重於人命此所以于囚之要辭當服膺不舍當念慮不忽當反復尋繹終始考究揆之以人情驗之以事實察之於意外辨之于證佐求之于歲月至于是五六日而不已又至于旬又至于三月其要辭果實情而無冤枉矣然後大斷其罪而不復有絲毫之疑焉

張氏曰德本也刑末也德內也刑外也故人君以德為內事以刑為外事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彛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

無垢曰汝陳周家法事斷以殷家故事當知天下公義以刑以殺勿得以汝封私意也此教康叔以行周法用殷法之理也夫自高者義昏自卑者義明自高則惟知一己之尊而不知理之斷在此義所以昏也

自卑則不見一身之長汲汲然求天下之理而佩服之此義所以明也使康叔斷獄盡順于理事事有敘康叔倘以此一毫自置于心則自高之心生而義昏矣惟盡順于理事事有敘乃自處而思曰我豈于斷獄之間有未順于理者乎得無有冤枉者乎日日自省惟恐其不順于公義也如此則處心積慮惟善言是從善道是思義于是而明矣夫君臣所以相與成治功以相知而不相疑爾成王知康叔之心所以付之以重任而不疑康叔知成王之心之德所以受此

重任而不疑且成王知康叔之心而不及德康叔知成王之心而又言德者此有深意蓋康叔心可以為賢者而未有德成王則已有所德矣德者得也惟有所得則見天下之理如燭照數計故凡所以告康叔者以明德慎罰之說而推演文王之意者皆以成王周公寔有所得而然也

張氏曰且夫康叔所居者商之舊都所治者商之頑民故其刑罰之所施必以殷之彛倫為監亦政由舊之謂也用其義刑義殺使之隨其成心而師之者也

然而義刑義殺之道不可任一人之私意好惡喜怒要之合乎至公而已汝雖小子其心之善故非衆人所能及者朕心朕德惟乃知者言我之心德亦汝所知則我之所為汝無不知之也未有若封之心則汝宜為諸侯而在茲東土朕心朕德惟乃知則我之所以告汝者皆所能行汝故知之而不可不聽從之也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昏不畏死罔弗慙無垢曰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昏強也寇攘姦宄殺越人其凶如此是乃強于為

惡惟日不足不以死為可畏者也逆天之大情如此等人誰不惡之慙惡也蓋人性本善故見孝弟忠信仁義禮智之人人皆愛之是人性本善也見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者無不惡之是非人性所有乃禽獸豺狼異類也人之所惡聖人亦惡之此刑之所以制也

張氏曰自得罪者罪自己致非為人之所誘陷也凡民之自得罪有寇攘者有為姦宄者有殺越人于貨者完而支之之謂寇以手勝物謂之攘柔聚于外謂

之姦寇窮于內謂之宄

尚書精義卷三十五

宋黃倫撰

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祇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彛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不率大戛

東坡曰商紂之後三監之世殷人父兄子弟以相俗虐為俗周公之意蓋曰孝友民之天性也不孝不友

必有以使之子弟固有罪矣而父兄獨無過乎故曰
凡民有自棄于姦宄者此固為元惡大慙矣政刑之
所治也至于父子兄弟相與為逆亂則治之當有道
不可與寇攘同法我將誨其子曰汝不服父事豈不
大傷父心又誨其父曰此非汝子乎何疾而深乎也
又誨其弟曰長幼天命也其可不順又誨其兄曰此
汝弟也獨不念先父母鞠養劬勞之哀乎人非土木
禽犢稍假以日月須其善心油然而生未有不為君
子也我獨弔閔此人不幸而得罪于三監之世不得

罪于我政人之手天與我民五常之性而吏不知訓
以大泯亂乃迫而威之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
無赦則民將避罪不暇父子兄弟益相忿戾至於賊
殺而後已雖大戛擊痛傷民愈不率也舜命契為司
徒曰敬敷五教在寬寬之言緩也五教所以復其天
性當緩而不當速也

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
民大譽弗念弗庸瘵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憇已汝乃其
速由茲義率殺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

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

東坡曰禮云庶子之正于公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明父子之義長幼之序言治之以峻急雖國君不能况庶子乎

無垢曰既以私意教民而不念聖王之意不用聖王所以道民之法徒以私意道民而不由天性上害君治下長民惡事至于此此成王周公所以大惡也君畏不能行聖王之道乃用私意率民而殺之則為小臣者與夫在外為正人之官者視上所為皆以淫威

酷虐為治大棄文王所以教化之命是乃以非德治民也

張氏曰不率大戛猶且刑之無赦况夫庶子訓人與正人小臣諸節者乎夫自庶子至于小臣諸節其節在于分別善惡播敷政教以造民大譽今乃不念上之所教不為上之所用則是有以病其君矣欲治其國先齊其家古之人謂正家而天下治故不能正厥家人則小臣之與外正且不足以治之况其遠者乎此所以惟威惟虐而不能道上之德化大放王命而

不能稟上之政令乃非德用乂則其所以乂民者皆不由德也如是則康叔之治故當正家以先之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無垢曰典即父子兄弟之典也文王于德則在所敬于罰則在所忌忌即慎也我以文王為法則知所敬知所忌矣乃寬裕以訓民曰我所以不敢峻刑以治汝不孝不友之罪者我將追文王所以教化天下之意而不事刑也夫文王能使江漢游女無思犯禮伐

條婦人勉夫以正虞芮爭田入其境而心化豈容有不孝不友之人乎如此用心則合成王周公之心此成王所以悅懌

王曰封奭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率不迪則罔政在厥邦

無垢曰化殷民當法殷先哲王蓋由湯至于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倘求殷先哲王所以化民之德以率之則宜于民心而應天下之求矣此求當如童蒙求我之求蓋寒者求我而得衣餒者求

我而得食不得其所者求我而安不由其道者求我而適正路倘不先合其心其肯求我乎迪者道也道之于吉康之地則吉適康道之于危亡之地則適危此理之自然也所以迪之者何政而已矣能迪民于吉康則一國之紀綱可知不能迪民而使之入于危亡之地是國無政而紀綱紊亂矣

張氏曰好吉而惡凶好安而惡危民情之常也然其愚而無知非上之明惟民以迪之則莫知所由矣若夫上不能迪民使之趨于吉康而民將沈陷于凶危

之域如此則無政在厥邦蓋政在迪民故也

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

無垢曰天立國君以道民也民不靜不同是我道之者非其道也非其理國君得無罪哉國君有罪天將罰殛之罰當其罪何所怨乎嗚呼古之言天者皆責脩于已而不求全于人也夫民不靜不同天不罪民而罪道民者則以民之本心罔有迪之而不從者今

迪之而未同必我所以迪之者非其理也迪之非其理是逆天也逆天者亡罰殛何疑成王明告之曰天之罰殛不在大罪雖小必行不在多罪雖少不赦此古人所以慎獨而于屋漏暗室之間不敢忽也夫罪小而非大罪少而非多天猶且罰殛矧不止藏于心術之間而顯然著在人上腥聞于天者乎夫顯聞于天乃心術不慎自小積而為大自少積而為多也木披其枝者本之搖也水渾其流者源之濁也端本澄源其在慎獨乎君子不可不知也

張氏曰成王以我不可不監民之情而告汝以迪民之道則我所以告汝者皆視乎民情而已然而民之所畏服而後迪之以德則莫不心悅而聽從矣先王之于天下先德而後刑則刑者所以輔德也今衛地習紂故俗驕淫矜夸草竊姦宄無所不至苟非先之以刑欲其悅德也難矣

陳氏曰罪無微而不著無小而不積毫釐之微皆不可逃况今天以罰殛我我何可逃乎成王之自責至矣

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彞蔽時忱不則
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
無垢曰不敬則忽故不恤天下之情而作怨至于罰
為不慎不敬則昏故不燭天下之理而用非合道之
謀畫非先王之典彛至于德為不明惟敬則慎豈敢
作怨惟敬則明豈至于用非謀非彞哉此信敬之心
以大則文王之敏德何謂敏德文王于德則明于罰
則慎適中其幾可謂敏矣吾能斷行是信敬之心以
文王為準的以下敬之進否夢寐文王羹牆文王則

即文王之心盡見于吾心矣內信于敬外法文王則行
無玷而明德矣蓋敬勝百邪故可以康我心敬則三
省故可以顧我德敬則深思故可以遠我謀敬之為
用如此康叔其可忽哉內信此敬外法文王則待物
以恕而罰慎矣蓋敬則踐履而知難易此所以能裕
民裕民則民寧民寧則我亦寧于位而不為上所瑕
疵上所殄絕矣

史氏曰善為國者必先明立政用人之道善行道者
斯能盡治已愛人之方古之告戒其臣與善事其君

者蓋常以是為本也無嚴刑重賦以作其怨勿騷民
變古以用其非彛立政之道審矣聽斷于至誠者而
不疑取汰于有德者而不慢任人之道至矣能推是
道以行之則可以安康其心而不亂顧省其德而不
流恢遠其猷而不狹寬裕其民而不暴舉是數者行
而不悖非盡治已愛人之方能如此乎以是為國則
過愆自絕之罪無自而至矣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
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

無垢曰命天命也天命則爵位也豈有常哉明德慎
罰則爵位可保無德濫刑則爵位殄絕此理之自然
者也豈有常哉念天命之不常則儆戒恐愆而明德
慎罰常不絕朝覲之禮矣享當如享禮之享也倘惟
不念天命放肆怠傲無德濫刑則將擯黜滅亡以絕
朝覲之禮無從得望天子之清光矣服謂諸侯之服
命謂諸侯之命若上公九命之類明服命之不可輕
高其聽以汰先王以言非文王與殷先哲王德刑則
弗聽也其聽如此豈不高哉明服命之不可輕高其

聽而不卑下則其心尊嚴遠大用此以康治民夫何難哉

張氏曰康叔之封妹邦有君道焉其制節則在我而無所拘故告之以肆哉曰惟命不于常汝念哉汝不能念天之不常則我以罪絕于汝使汝不得為諸侯而享止此所謂殄享者也

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無垢曰成王告康叔其宗指止在一敬字而已倘康叔聽其所告念茲在茲不忘于屋漏暗室之間則德

性常尊學問有本而高明廣大常有尊嚴南面之象以此殷民世世子孫踐履此道享爵祿于國家夫何疑哉

張氏曰諸侯所以保其國以享天子者豈他道哉欽典聽命而已

酒誥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土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

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

無垢曰妹邦紂所都其俗染紂之化為深沈酒之習猶在故周公成王令康叔推明酒誥大明于妹邦使知酒之為害也 又曰文王在西土為西伯得以號令諸侯故有誥毖庶邦之事也誥毖者誥以所慎之事也夫其誥毖庶邦也非特其君而已自庶士以至御事皆誥之所慎者何事也朝夕誥曰祀祭方用此酒非因祭祀不用也夫祭祀所以用酒者以酒可以發和氣而通神明也然人之飲酒不可過其量過量

則為沈酒矣是以古人飲不過三爵一酬一獻一酢而以禮將之可見聖王之意矣 又曰天降命為酒惟以祭祀天地鬼神爾而我民以天地鬼神所享之物縱之而至有酒禍是因飲酒而大亂喪德也大亂謂放僻邪侈淫酗肆虐也由是遂喪平生名節不可復齒于士君子之列其為喪德大矣民飲酒則喪德諸侯飲酒則喪邦非酒為不祥物也以祭天地鬼神之物人不可僭飲也如太常衮冕王所服用人僭用之其得罪如何非太常衮冕為不祥物也以王者所

服用凡民不可僭也酒亦若此其可僭乎
東坡曰酒行于天下非薄物細故也故本之天天始
令民作酒者本為祭祀而已
張氏曰酒所以養陽氣飲而無節亦足以速禍先王
之于酒既立之監使守焉又佐之史使之識其過而
防其亂也至于器用之間于彛有舟舟以載為事于
樽有鬻鬻以鼓為事載有量鼓有節則其防亂之意
此可見矣或至大亂喪德者無非以酒為行其甚至
于喪邦者無非以酒為辜

呂氏曰天當初所以教人置酒之本意只為祭祀設
不為人酣飲設到後來人不知元初置酒之本意乃
縱于酒至于大亂喪其德元不是緣酒所使然致于
大邦小邦所以喪滅者亦皆自酒上得罪此是人飲
酒後至于如此何故却說天降威以此知天之不在
人心外民為酒所使為酒得罪便是天降威處
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彛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
無醉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

無垢曰戒庶邦飲酒則曰誥密戒小子飲酒則曰誥

教忘則其辭嚴教則其辭緩責士大夫則嚴責民則寬之意也其教如何曰汝民當知在上有糾正之官在汝有畊作之事非祭祀養親不可常飲酒也蓋常飲酒則糾正之官當治汝罪矣而畊作之事必失天時矣又曰文王以有正有事無彛酒之說誥教小子小子以文王之教教子孫故文王之民上懇糾正下力耕作其土地所生之物種藝播植生長成熟一出于筋力之中擁培之內故皆薰然生保護愛惜之心惟恐有殘害殘賊之者其心如此豈不善乎故愛

物則足以生善心害物則足以生不善之心
呂氏曰當時文王便是衆迷中獨悟衆醉中獨醒所以教戒有正有事之人不可常飲酒至于庶國惟是祭祀後方可飲酒于是時而飲酒乃是飲福受胙時節雖然是飲神之福後飲酒又須當以德將之方終不至于醉大抵人中無所主則為麴蘖所迷奪惟是將之以德中有所主了方可無醉之失文武說與民汝當導由其小子惟是愛土物去勤稼穡服田畝其心方善豈可縱酒

聰聰祖考之彛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

無垢曰愛則其心善善心既生則聞一善言無不通
曉此所以聰聰祖考之常訓也于彛訓中玩味涵泳
深見祖父之心故小大長幼率皆感激得其祖父教
育之恩無有一人生異意而害物者夫黍稷為酒倘
使嗜酒必不愛土物盡以借一醉之用矣惟其上思
糾正下力耕作不敢常以飲酒為事所以有善心如
此也

張氏曰對小子而言之則曰祖考言民之小子能聰

聽祖考之彛訓則其于小德大德率皆惟一而不至
于二三也夫民德之所以歸一者由其不以酒亂之
故也

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
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
無垢曰此成王周公體誥毖誥教之意以教妹土之
民曰我股肱康叔有純一之德汝等當繼之康叔純
一其心以事君汝等當繼康叔純一其心以事父母
純一其心何以見之種黍稷以事父兄遠服賈以養

父母是也蓋其心不純則犯世俗五不孝安能種黍稷遠服賈拳拳以父母兄弟為事乎又曰祭祀以酒養父母以酒養老以酒待賓以酒此二帝三王之法也人子既有黍稷供朝夕之奉又有遠物以供意外之須則父母志意滿足自慶吾有子矣人子知吾父母歡樂^愛念吾何以報天地之恩仁慈之德哉則當齋潔此心致慇勤厚意于酒用以奉吾父母以延留此歡樂愛念之心也人臣得人主意人子得父母意天下樂事也洗齋潔也腆厚也

呂氏曰周公前面說許多所以禁酒者如此之嚴到此却又教他用酒大抵聖人之教不欲便斷絕人須要通人情所以前面閉了許多飲酒門路到這裡又復與他開一箇飲酒門路但教人有節不要踰此節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者惟君爾乃飲食醉飽

無垢曰庶士群吏也有正群吏之長也庶官衆伯之長也君子君國子民謂康叔也戒之使常聽成王周公之教也蓋聽則教入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不

聽則教無自入矣聽以耳者則茫洋而無所得聽以心者則深切而有所警言汝等大能進德為國者老則人君當行養老之禮執醬執爵割牲奉俎而老者足以醉飽矣如此豈不風雅可觀其與沈湎無度者相去遠矣

張氏曰爾大能進至于考老則惟君當以養老之故故汝能以飲食醉飽夫大克羞者則年之與德彌高彌邵非飲之使醉不足以養其氣非食之使飽則無以養其體君之所以飲食之而使醉飽者將以養其

氣體而已然則人君欲飲食醉飽在夫大克進德保有天命然後可以享此

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

無垢曰此教康叔也言康叔當大思曰我當觀省商紂以酒而亡國又當觀省聖王有養親養老之禮以商紂為戒則嗜酒有禁以養親養老為禮則飲酒者有數如此則不放肆以陷民罪不苛虐以失民心豈

非中德乎 又曰能作稽中德則爾為諸侯無愧于宗廟矣故可以進飲食以見祖宗焉飲福受胙則汝亦可以因福胙而少休矣 又曰大臣佐天子治天下倘所行事不考中德太過而苛刻不及而縱恣則天下弊政可勝言乎惟作稽中德則蓄為和氣散為祥風忠厚而非姑息密察而非刻薄使天下依依繩墨之中而無厭苦之患此真王正事之臣也 又曰作稽中德豈特可以為王正事大臣而已中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達道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

焉宜乎天順其大德而使世世有賢子孫受王朝封爵而不絕也不然康叔何以四十三傳獨後周而亡乎

張氏曰克永觀省則所觀者非一朝一夕之故作稽中德則所作者無過不及之行夫如是然後可以守其宗廟保其祿位此所以庶幾能羞饋祀而自介用逸也羞進也介副也人臣能進其饋祀以享其先祖自副用逸以保其宴安蓋以其克永觀省作稽中德故也人臣能盡此道則上足以為天之所助下足以

為王之所紀茲亦惟天若元德則天順而助之矣

尚書精義卷三十六

宋 黃倫 撰

王曰封我西土桀祖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
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無垢曰言文王之誥行于庶邦以致小子皆不厚于
酒而留意于德商紂方庶群自酒腥聞在上而文王
之化乃使人不厚于酒至顯相之人皆有肅雝之德
而江漢游女無思犯禮伐條婦人勉夫以正此天所
以眷顧我周家至于武王而能受天命以有天下也

酒能亂德如此沫土之民可不儆乎

呂氏曰大抵酒者雖人所嗜之物然所性不存焉則為德甚薄這邊既薄旁邊須厚天下之理相為消長既不去這一邊厚必去那一邊厚總不厚于酒其于德業必須厚此其所以能受商之命乃不厚于酒而厚於德之力也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恭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

無垢曰成王言我聞在昔殷先哲明之王以道而畏天以道而顯小民迪道也何謂道畏天之心道也顯民之心亦道也使人主不畏天則放肆邪侈何所不至使人主不顯民則風俗敗壞亦何所不至此所當經德秉哲以畏天而顯民也經德則動容周旋皆中于禮秉哲則遠近幽深遂知來物以此顯民蓋沛乎其有餘矣經德秉哲上以畏天下以顯民遠以成王業近以畏一相 又曰惟人主畏相故御事所以輔人主者亦恭敬于職事不敢自暇怠逸豫之路以行

也自之為言行也以謂御事大臣其輔人主皆由恭敬行不敢由暇豫之路以行而廢職事也以是觀之天下之事無非自己而出我畏相而御事有恭敬孟子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又曰不敢自暇逸中行況曰其敢聚飲乎蓋有心則有迹無此心則安有此迹御事大臣尚無暇逸之心人主安得有聚飲之迹乎

張氏曰夫殷先哲王上能迪畏于天顯則足以為天之所輔下能迪畏于小民則足以為民之所式夫天顯難忱矣奉之而弗違者所以迪天顯也欽之而不忽者所以畏天顯也小民難保矣訓之使不迷者所以迪小民也承之而不侮者所以畏小民也經德則常厥德而不廢也秉哲則操其智而不昧也言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以來率皆如此以至于帝乙皆成王畏相也

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里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祇辟

無垢曰夫畏者不敢之心也殷先哲王持不敢之心以畏天而顯民以成王業以畏一相故御事亦不敢暇逸不敢聚飲內服外服百姓里居亦不敢酒于酒不敢之心發于先王方寸之間守則為經德用則為秉哲推而上之則為畏天推而下之則為顯民遠之則成王業近之則畏一相而風化所及使內服外服百姓里居皆由不敢之心以行嗚呼不敢之心豈不大乎使先王少肆不敢之心而為敢則亦何所不至哉故殷先哲王如中宗則不敢荒寧中宗傳此不敢

之心至于高宗高宗亦不敢荒寧高宗傳此不敢之心至于祖甲祖甲則不敢侮鰥寡祖甲傳此不敢之心至于周文王文王則不敢盤于遊畋嗚呼不敢之心如此其大殷自祖甲之後不敢之心絕而不傳故敢于耽樂之從其勇于敢之心小則短命故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大則喪邦故紂敢于淫酗而至燔身懸首也嗚呼後世人主其以未敢而為聖明以敢而為昏庸者多矣可不知所儆乎又曰夫其不暇以經營者果何事哉上則以助成王之

德為事下則以正人為事近則以祇辟為事夫以不
敢為主而經營于此三大事可謂有本有用矣天子
以畏為德內服外服百姓里居亦以畏應之使天下
之畏愈深其助成王德為何如哉下以正人使人皆
以畏為心而不敢為惡近則敬天子之法以堅固我
謹畏之心夫不少暇逸而汲汲于此三事天下之風
俗皆在法度之中行整整乎其不可亂也緝緝乎其
可汰象也其盛矣哉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祇保越
怨不易誕惟厥縱淫佚于匪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盡
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
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
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
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無垢曰殷先哲王以道而畏天後嗣王紂以酒而不
畏天殷先哲王以道而顯民後嗣王紂以酒而不留
心于教化無以開悟下民殷先哲王以經德秉哲遠
以成王業近以畏賢相後嗣王紂以酒而顛倒錯亂

不復以成王業畏賢相為事所祇敬所保護者皆天下之怨府耳此心顛倒不可改易亡天下敗國家者類皆如是夫所以成王業者在得人心而怨府者所以失人心者也 又曰天下之尊無逾人主以求一燕樂之故而盡喪人主之威儀至于與下俚等而不恥此民所以無不盡然傷心也盡驚也若齊顯祖袒露形體唐莊宗自為優人是也蓋人主居尊位高天下當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觀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使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可也而

以求一燕樂為此下俚可勝惜哉 又曰民傷心而紂方日甚威儀盡喪猶未已也且人之心于一處重必于萬事皆輕紂惟荒于酒故于國家事皆忽惟厚于酒故于國家皆薄史謂以酒為池以肉為林使男女僕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如此豈肯少自休息乎逸樂是慕惟日不足天下將亾必生此怪異不然六七聖賢所造基業豈易搖動乎 又曰先王之祀以德不以物故奉牲以告奉盛以告奉酒醴以告皆以德為主耳有德則馨香無德則臭穢何謂德天下歌

頌以為聖主此有德之君也其馨香為如何哉天以民為心民歌頌則是馨香之祀升聞于天矣天下怨怒以為殘賊此無德之君也其腥穢為如何哉紂方日視民如仇讎惟恐害之不盡力豈回心向道愛育斯民以薦馨香之祀乎又曰夫馨香則人所愛腥穢則人所惡人事如此天理亦然紂既腥穢升聞于天天因愛于殷紂豈天深遠不可測知哉此其理也夫人主為天所子父豈不愛其子哉所以得罪于天至于如此者無他事也以逸而已矣蓋殷先哲王以

王
畏為天所相紂以逸為天所絕畏者何不敢之心也逸者何不敢也敢其可不慎哉又曰紂為惡如此故自取滅亡焚戮之禍豈天以酷虐為心哉天下之理作善則百祥所集作不善則干殃所鍾紂不作善從百祥中行乃作不善自干殃中立天雖欲挽之于福祥之地不可得也

東坡曰其心為酒所使忿疾強狠不復畏死不醉而怒而異明醉者常怒也國君醉則殺人士庶人醉則相殺明酒之能使人怒也紂之怒至于殺其身而不

畏

呂氏曰到此周公又舉商之所亡者告康叔在今後嗣王酣身紂為長夜之飲全身在酒裏了其命自然顛錯昏迷無緣得顯于民到這裏却又都不恤民之怨其所以祇敬保養者只是一箇怨更不曾換易先王之典只是敬保其德而不易後世却只敬保其怨而不易大怨不當保又却不能改易祇保者猶言惡力未已其勢自然亡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于水監當于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

無垢曰人不可以水照形知形之妍醜無益也當以民照興亡知民之興亡則吾知所畏慕矣殷先哲王以畏而興後嗣王以逸而亡以殷為照吾其畏乎畏則吾家當興抑吾逸而不畏乎逸則吾家當亡矣豈特人主自士大夫下至庶民以殷士大夫庶民為照畏則可以保家逸則淪胥以敗我其可不用殷為一大照以兢畏撫安天下乎

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越

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
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

無垢曰劼固也必慎也

東坡曰堅固汝心敬畏殷賢臣之在侯甸男衛者其
意殷之賢者以國家既亡散在侯甸男衛其識殷家
典故知殷家之所以興亡汝當堅固此心不為私欲
所搖蕩以敬畏之庶幾知為國之法也 又曰非特
太史內史典法所在汝當尊敬如汝國之賢臣為百
司所宗之官者皆有德有行為可矜式非特獻臣為

尊敬汝所委任服休采之人可不尊敬乎圻父司

馬也司馬主封圻故曰圻父農父司徒也司徒本農

事故曰農父宏父司空也司空主廓地故曰宏父父

尊者之稱成王周公以謂服休服采之尚人尊敬劼

必况為汝疇匹如司馬之伐叛司徒之若保司空之

定辟者豈可不尊敬之乎盖三卿一國尊官皆天子

命卿也其勢與康叔等必其智慮道德有足以毗贊

康叔者其可輕哉

王雱雱曰服休者以德為事服采者以事為事休德也

作心逸日休者也采事若予采者也皆我所委任豈可忽哉司馬主薄伐愆違司徒主若國保民司空主治四民定而生之以致辟其意訓薄為伐謂有違命者司馬伐之不尊姑之也蓋三職一國實皆古天呂氏曰剛制二字最有意夫當時酒之為病甚深苟泛泛悠悠地制他却不得若非是用力後斷然要制他如何制得他故謂之剛制

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湏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殺

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

東坡曰舊說以謂羣飲者周人則殺之殷人則勿殺也民同犯一罪而殺其一不殺其一周人其肯服乎民群飲則死公卿大夫群飲可不誅乎不誅吏則無以禁民吏民皆誅則桀紂之君不至若此矣皆事之必不然者予不可以不論

無垢曰周人素知禮義雖立羣飲其殺之汰蓋無有一人犯之者文王誥庶邦則庶邦飲惟祀誥教小

子則我民厥心臧豈有群聚飲酒之風乎想有一人
唱之則必相與驚愕而譏評也至于殷人所以開導
諸臣百工者惟以沈湎于酒為事一旦立羣飲其殺
之法豈不酷虐乎先王為政大抵寬厚欲其知義理
自不犯于有司不欲酷刑虐法置于有罪而其心無
不自知其為不可殺也故曰勿用殺之姑惟教之姑
惟教之謂當開喻訓導使其心曉然知飲酒無益足
以喪德毀行敗國亡家如見涕唾如聞惡臭而不肯
近也又曰成王周公之誥康叔其分明別白如此

以謂汝有此戒酒之效則是明于享上之道乃或不
用我教辭而躬自飲酒使吏民波蕩從之則是汝康
叔不以我一人為念沉湎于酒昏愚穢惡濁亂政事
是以惡政陷民于罪而殺之也

周氏曰古之用刑自唐以至于周一治一亂顧其間
增損不同而五刑未嘗改也若乃其出入則視國之
治亂而為之輕重亦不必同也予于酒誥見之矣教
化已明習俗已成而人有犯上之惡則罪雖小有被
之大刑者矣其曰厥或誥教群飲汝勿佚盡執拘以

歸于周予其殺是也教化未明習俗未成則所當被
以大刑者有釋而不治矣其曰殷之迪諸臣惟工乃
酒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是也後之人苟能視其
時之治亂而輕重焉帝王之治庶乎其復見矣

王曰封汝典聽朕密勿辯乃司民酒于酒

東坡曰禁之難行者莫若酒周公憂之深矣故卒告
之曰汝既常聽我所畏慎者又當專建一司以察沈
酒若以泛責群吏而不辯有司禁必不行矣或曰自
漢武帝以來至于今皆有酒禁刑者有至流賞或不

資未嘗少縱而私釀終不能絕也周公獨何以禁之
曰周公無所利於酒也以正民德而已甲乙皆答其
子甲之子服乙之子不服何也甲答其子而責之學
乙答其子而奪之食此周公所能以禁酒也

梓材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
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
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
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王啟監厥亂為民曰無胥

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蓄惟其陳修為厥疆畝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墍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獲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為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命民

案此篇經解永案大典原缺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
召誥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

無垢曰言成王至豐遣召公先周公相宅也宅洛之事召公營之周公定之以此一事付召公平昔思慮周密智意精深可知矣又曰召公順成王之命以

來相洛二月癸卯晦三月甲辰朔三日丙午也其夜
月方出而明生故謂之朏言朏則知其為三日矣太
保自二月乙未受成王卜洛之命至三月戊申初五
日晨朝至于洛而卜宅自乙未至戊申自豐至洛凡
十四日也此皆史官暗存歷法于中使後世步日推
筭有所攷也又曰于戊申又三日是庚戌乃三月
七日也其日太保乃以庶殷政治郊廟社稷朝市之
位于洛水之北也在漢謂之河南城于庚戌又五日
是甲寅是三月十一日是日政治郊廟朝市之位已

定矣攻之為言以謂去菑翳定向背量濶狹畫疆畔
而未及架造也

胡彥將曰卜宅而得卜攻位而位成者召公也達觀
新邑之所營分侯伯以役事者周公也王者所欲而
一先一後將與悉力以成之此所以為周召與王朝
至于豐在于二月之乙未太保朝至于洛在于三月
之戊申其相距至于旬有四日之近蓋上倡下應若
是其速也攻位于庚戌位成于甲寅其成在五日之
間蓋百工庶民趨事赴功如是其急也

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越三日
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
一豕一

無垢曰若助辭也今甲寅明日乃乙卯是三月十二
日周公此日朝至于洛不及息肩則便四達觀覽于
新邑營建之處也 又曰于乙郊又三日乃丁巳是
三月十四日也于是日以牛祭天告定郊天之位于
此也告天而用二牛則并后稷而告之矣蓋周公郊
祀后稷以配天故有帝牛有稷牛禮曰帝牛不吉以

為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惟具所以別事天神
與人鬼也 又曰于丁巳之明日是為戊午三月十
五日也是日以牛羊豕祭社告定社稷之位于此也
祭天用犢貴誠也祭社稷以備所以羊牛豕俱備也
禮有少為貴者祭天是也禮有多為貴者祭社稷是
也社稷自古勾龍后稷為配而已禮曰郊特牲而社
稷太牢二神共一太牢也夫國外曰郊此所以不言
新邑社在國中此所以言新邑也言郊則祭地可知
言社則祭稷可知然而祭天必以冬至祭地必以夏

至今此之祭異于常典特告定郊祀之位耳此所以于三月而不以冬夏同一日而不俟他日也聖賢以義起禮于此可見然而達觀三日即郊祭郊祭明日即告社何僕僕而不少休也又古人之制祭也三日齋七日戒今何為如此汲汲也曰事有常有變常則當守典彛變則當循義理義理所安則急亦可緩亦可此所以為大儒之學也學不至于變何以為學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權即吾所謂變謂權輕重而御變也

葉祖洽曰經之者肇其始營之者成其終達觀于新邑營則經之者可知矣召公得卜則經營之周公至洛則位既成矣達觀于新邑營而已

胡氏曰位成之時惟有事于郊社是也祀天惟用一牛而此之用牲于郊牛二者兼祭地而言之也昊天有成命曰郊祀天地也蓋祭地亦可以郊言之若其所效之方異矣故事天之郊在南祭地之郊在北至于言社于新邑則非可與天地之神等也故有事于社則饗焉

張氏曰始則考卜于洛得卜然後經營經營然後位成位成然後有事于天地固宜也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庶庶庶殷丕作

無垢曰言命庶庶者蓋周民服周之化久矣號令自如殷民染紂之習最難號令今命庶庶而庶庶丕作則是衆心齊一衆力協同無有咨嗟怠惰之意也何以使之然哉必有以感其心也

張氏曰古者賦功屬役必有書周公用書命庶邦侯

甸男邦伯者命之以功役之事也當是時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咸在故周公用書而命之厥既命庶庶庶殷丕作者言庶庶之樂于趨事也謂之丕作則其所作者不一也夫庶庶離民也離民猶且丕作則侯甸男邦可知矣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庶越自乃御事

無垢曰成王既至洛邑庶邦既丕作故太保與庶邦諸侯朝王既朝太保乃率諸侯出取幣乃復入朝其

復出何意也欲于大朝會顯明周公復辟之意使當時人心上下安定無復生疑後世人臣知天位之不可妄處神器之不可私竊又使後世人臣有大勛勞如周公者終身止當在臣子之位而已不當有絲髮之心可望僥倖也既納幣已乃曰我將陳忠言于成王順周公之本意矣周公之意何意也欲成王之修敬德也召公此篇所陳于王者正在此事非順周公之意而何 又曰嗚呼召周之言天下之言也非一人之私言也此誥王意在修敬德耳上而天子下而

御事皆當修敬德也天子不敬不保四海諸侯不敬不保社稷卿大夫不敬不保宗廟士庶人不敬不保四體顧惟敬之一字豈非天下之公言乎非召公有天下之高識其能因告王而下及于御事乎其用也廣矣大矣

呂氏曰此一段諸儒之說不同一說成王不在洛只告周公言不在洛却是以為告周公一篇却無告周公之辭又有一說終篇只指戒成王成王在洛邑終告周公便與告成王一般成王在洛召公以天下諸

侯以幣來獻者何故不便歸之成王却歸之周公序
書言成王在豐又不聞在洛史官言太保來相宅不
是自來此是洛邑事畢周公將歸宗周

尚書精義卷三十七

宋 黃倫 撰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
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冒其奈何弗敬

無垢曰皇天上帝紂之父也紂皇天上帝之元子也
然天帝以有敬德者為子紂為不敬此天帝所以改
厥元子紂而以文武為元子武王既沒以成王為元
子受此大國殷之命也大國殷者合四海九州而有
之也其大如此一旦為周家所有大之不足恃也明

矣 又曰恤憂也今成王雖受天命為天元子代天
牧民然而不可保也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若美事也
桀為天元子一旦放于南巢紂為天元子一旦獻于
白旗其可憂如此嗚呼人主其奈何不以敬為事乎
是敬則有無疆之休不敬則有無疆之恤矣蓋方其
敬時萬理皆著百邪不生于內則耳目聰明血氣和
平以外則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如天帝在上臨
北極而拱衆星為天子而氣象如此其受無疆之休
也亦奚疑哉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
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歲瘵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
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
用懋

無垢曰天子殷本欲遠其歷數而末世有紂不知以
敬存心徇目前之欲故遠見之士所以韜晦快一己
之樂故虐民之賊所以得志而在位夫神器之重所
以能負荷者以人主心存于敬而衆智助之經營也
今愚暗酷虐者在位而衆智退歲安得不取覆亡乎

又曰天以民為心四方民以哀呼天天亦哀于四方民矣此自然之理天之哀也如之何眷顧改命四方勉于敬德者付之以牧斯民之任焉于時四方勉于敬德者惟周文武父子而已

朱子發曰太史曰儒者不言鬼神而言物何也曰人之死各反其根魄體陰也故降而在下魂氣陽也故升而在上則無不之矣今也魄降而氣下之非物而何故聖人死曰神賢人死曰鬼衆人死曰物聖人清明在躬氣志如神故五帝配上帝傳說上比列星聖

人得其所歸衆人則知富貴生而已其心德不出于心腹之間在席之上夸張之勢自以為利焉物欲蔽之不能自反其初故謂之物以此觀之則精神之在天者哲王也

宋齊愈曰智藏言君子在野瘝在言小人在位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言民棄不保夫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此有苗所以亡也而况于王乎紂惟如此故天亦哀于四方其眷命用懋此周所以代殷而王也智以言其明瘝以言其

病智者明于愛民而愚者則惟病民而已以智對瘵則知瘵者乃其愚民之所以籲天徂亡而見執于王者非獨王之罪乃惟小人之所助故也使智者在位則民其有相亡者乎臯陶曰知人則哲子曰知人者智有智明言哲王則其知人可知矣言智藏瘵在后王非哲也然則知人所以窮理自知所以盡性此稱殷先哲王而又言智藏瘵在則知召公導王以窮理之事也

王其疾敬德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

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

無垢曰夫敬德者則天眷命不敬者則天改命其禍福曉然如此成王今嗣位可不疾行敬德乎夫行敬者不可緩不可急緩則幾于舍苗而不耘急則幾于堰苗而助長今言敬德而使疾行可乎曰讀書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召公方言不敬則改天命故使成王急行敬德以答天命也其疾也對不敬言之耳若夫行敬之道其間又自有造化焉如孟子所謂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必有事焉者非
緩也而勿正非急也心勿忘則行必有事之義勿助
長即行勿正之義此又行敬之道也

黃氏曰處天下之至變者必有以破天下之陰謀彼
其胸中之鬱鬱將發而為亂者吾昭昭既暴白之矣
則其勢必沮沮則折折則雖欲為而有所不能也召
公之營洛也商人有在焉召公明言之曰王其疾欽
德哉今商已亡矣其民固已服命于周矣然其智則
歲于中而周之病固在也彼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

籲天其欲為商而亡固不翅徂往其逃亡而解出其
囚執也夫夏之亡非商亡之也夏自亡也商之亡非
周亡之也商自亡也惟不用德故也王其鑒于夏商
而疾欽德則商人雖欲叛其如周何哉夫暴揚商人
之情足以解散其陰謀而勉成王之德于營洛之始
也是以鎮壓天下之心而為傳世久遠之道上焉以
事君而下焉以防亂吾以知召公憂天下之深也
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考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
能稽謀自天

無垢曰沖子謂成王今周公復辟將嗣位不可以少年銳氣輒遺棄元老大臣也蓋元老大臣深識古先哲王之心所以格物誠意與夫治天下國家之理我將稽攷古人之德則于元老大臣考之元老大臣非特識古先哲王之德而已上天之心非元老大臣亦不能識之蓋元老大臣之心即古先哲王之心古先哲王之心即上天之心我不遺壽考豈特考古先哲王之德而已上天之謀亦以元老大臣而考之張氏曰稽我古人之德則稽乎人矣稽謀自天則稽

乎天也稽乎人者未若稽乎天之為至也能稽自人則于事有所証能謀自天則于理不敢違人君代天以理物則有行有為其可不稽謀自天者哉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誠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畧

無垢曰召公又歎今成王雖幼小然乃天之元子其任甚重非細事也祖宗文王武王深仁厚澤已自固結民心王今欲天下安康休美非有他道也大能信于小民則不俟終日天下皆太平矣又曰王于元

老大臣所以不敢後用者以顧于人言而已君僭也
人口誦誥之意豈非不用元老大臣則天下失望而
衆口誼譁乎古今一理也然則成王復辟倘不留周
公衆口當如何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
天毳祀于上下其自時中又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
無垢曰上帝之意敬而已矣成王今即政是紹上帝
之治也使成王躬自服行敬德于洛邑則不辜上帝
之付託矣夫王者乃繼天為政豈可以邪心私欲橫

于思慮乎故人君心術一不正則三辰為之變移嗚
呼此豈細事也哉吾心常敬即上帝之心也以敬涖
事即上帝之治也上帝把握陰陽持挈天地指揮風
雨密移寒暑吾代上天為政則又將調和陰陽彌綸
天地動止風雨節制寒暑矣語至于此亦大矣誰知
夫止在一敬字乎 又曰于此洛邑配皇天而即政
上祀天于此下祀地于此為治于此天地設位而成
王為祀于中以配之豈不盛哉毳慎也天地之祀非
細事也其可不慎乎蓋即政之始天下觀聽所望非

輕不可不合人心也自旦曰至此皆周公本意言成命之說非有意為留已也

張氏曰紹上帝者言其德足以繼天也配皇天者言其道足以合天也德足以繼天帝之事也道足以合皇天之事也故成王自服其政事于土中所以紹上帝其于洛作大邑也以建中所以配皇天此其異也人君者天地之主也其于上下神祇故當悉祀之矣蓋神非祀則不安定休止則祀者所以寧神也祀不致誠慤則鬼神有所不享此祀不可不謹也

呂氏曰王來都于洛蓋將嗣上帝中天下而立定四方之民洛乃天下之中召公又託周公之言以戒成王觀此則召誥非是告周公尤分明周公曾說作洛邑非是徒然合人心格幽明治萬民皆自此出作洛邑只要如此若王來洛邑果能如周公言做這大規模必須有大德業天命到此方可有成以治民今必休美

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無垢曰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以此觀之欲殷御事之臣比介于周成王當思有以率之成王制節其性于念慮之間不言不動而殷之御事皆惟實其行以從于我矣將見不敢憑恃血氣而惟義理之從比介于我周御事其復何從乎 又曰制節其性者敬而已矣王以敬為所則民日趨于敬心開智明自然比介于我有周御事不俟驅迫矣以此觀之王其可不以敬為德乎蓋敬則不敢遺棄元老大臣則殷御事亦不敢不比介于

有周御事矣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

無垢曰監視也欲知敬與不敬之效請即夏商國命長短而視之蓋徒視有夏一代之事或以為偶然又視有殷而照之則知敬之為德如此之大而不敬之

禍乃至顛覆人社稷也嗚呼其敢少肆哉 又曰夫有夏被服天命如大禹以下享歷年之久又如桀之享祚乃不得延及子孫桀如此無他以不敬其德故早墜其命也夫有殷受天命如成湯以下享歷年之久又有如紂之享祚乃不得延及子孫紂如此無他亦以不敬厥德早墜其命耳 又曰桀墜厥命而湯嗣受之紂墜厥命而武王嗣受之傳至成王而成王嗣受之成王亦當惟二國之受命所以或長或短者以何故也敬德者則有歷年不敬者則早墜厥命其

道亦曉然矣成王當斷順二國有敬德之君以保有天命庶有功于祖宗耳

史氏曰孔子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故予嘗以謂君子之于命也以不知知之于此見之矣世或以為受命之有歷與不其延蓋有定矣雖修德不足以增不脩德不足以損也此召公之所不敢知也

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

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無垢曰王初即位如人之初生子也生而習為善則終身為善人生而習為惡則終身為惡人哲者善也善者敬也敬則明明則哲天何心哉習為哲則命以哲惡則不敬不敬則昏習為昏則命以昏命以哲則有歷年命以昏則早墜厥命是人主之受哲命非天私于人主也自貽之而已矣 又曰天既無心惟人所造習為哲命以哲習為昏命以昏習為吉命以吉習為凶命以凶習為歷年命以歷年習為早墜厥命之用而已

史氏曰天生人君以為吾民之司牧莫不皆命之以哲能因其哲修身以順天命則其事必吉其數必長或恃其有哲放逸而不能自防昏亂而不能自思其事必凶其數必短天既以哲命之君復命之吉凶命之以歷年蓋以二者為人君修德欽畏治天下之資也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此

紂之所以亡與故召公又曰王其疾敬王惟德之用而祈天永命云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

無垢曰其惟王勿輕視民為小民而過用非法以虐之至于果敢殄絕刑戮以為治民之道如紂之徂厥亡出執也蓋敬則無小大無衆寡無敢慢其敢輕視民為小民敢過用非法以虐之敢殄絕刑戮以治之乎不敬則我心勝我心勝則鄙絕輕忽視天下為無

人其輕視民為小民其過用非法以虐之其敢殄絕刑戮以治之者不足怪也召公言敬德歷年于前言不敬必輕視小民敢用法于後成王之心或前或却當知所擇矣又曰王以敬德在天下之上則天下將取法而見于行事是上天下地東西南北遠近內外無非吾君敬之所在矣王之為王能如此豈不光明盛大乎

東坡曰古今說者以謂召公戒王過用非常之法又勸王亦須果敢殄滅殺戮以為治嗚呼殄滅殺戮桀

紂之事桀紂猶有所不果而召公乃勸王使果于殄滅而無疑嗚呼儒者之叛道一至于此哉臯陶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人主之用刑憂其不慎不憂其失不經也今召公方戒王以慎罰言未終而又勸王以果于殄滅則臯陶亦當戒舜以無失不經乎季康子問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如何孔子曰子為政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夫殺有無道以就有道為政者之所不免其言蓋未為過也而孔子惡之如此惡其恃

殺以為政也今予詳攷召公之言本不如說者之意蓋曰勿以小民過用非法之故亦不敢于法外殄戮以治之民自用非法我自用法民自過我自不過稱罪作刑而已

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無垢曰王以敬德在天下之上天下皆取法王之敬德而見于行事是上下勤勞憂恤惟在敬德耳勤恤即敬德之狀也其意曰我周以敬德受天命若有夏

歷年之久又用此敬德無有怠惰新而又新則豈特
如夏之歷年哉又將兼有殷之歷年矣蓋敬德則有
年此理之必致者也

張氏曰上下勤恤者言上下之人同心同德咸知其
勤恤也勤則無事于怠惰恤則無事于耽樂上下之
人咸勤且恤其皆曰我周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
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此上下勤恤
之辭欲使王之永世無窮如夏殷歷年之久也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

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
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無垢曰召公欲率讐民百君子越友民以敬保成王
威命明德夫人喜于放怠而厭于謹飭故入放怠則
為逸而入謹飭則為勞以敬為德則常在謹飭之中
常人必皆以為勞矣然召公非敢以此為勞也以謂
人而不敬何以為人以此為勞則是以放逸為勞矣
又曰召公不敢以敬為勞成王亦不敢以敬為勞
蓋敬在天矣不能敬則是棄天威命能敬是祈天永

命也所謂祈者非曰牲牲肥腍粢盛豐潔也敬則天
是行敬乃祈天永命也召公不以敬為勞惟恭奉幣
為贄見之禮以慶王之能以敬祈天永命也
呂氏曰百君子是未從我者友民是已化者敢以此
兩等民保受王之威命明德召公前面既說是王先
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既告成王合而為一
了到這裡却又分讎民與友民者何故前面自心而
言後面自勢而言自心言之人君當一視同仁合商
周為一自勢言之今有所謂讎民有所謂友民尚未
得他皆從化至于純一正要得撫摩教化他召公所
以言讎民者只因成王之時商民尚在伺候成王手
差脚踏便來乘間投隙其勢甚可畏此只欲儆戒成
王初不是分為二體

尚書精義卷三十八

宋 黃倫 撰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案此節

大典
原缺

洛誥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
命予乃肩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

無垢曰王道利明不利幽故自堯舜以來君天下者
無不以明而興以昏而亡以明而治以昏而亂成王

幼冲未能繼文武之明以照知四方惟周公德明故攝成王之政以代其號令今成王年已二十故周公以明辟之位復還于成王且成王往日不敢與及天之基命定命之事故周公乃嗣文武保安天下之道大相東土營此洛邑使天下之心安定知我周家為久遠無窮之計是于洛邑始為明辟之道也

東坡曰周以營洛為定天命何也易曰渙亨王假有廟言天下方渙散而王乃有宗廟則民心一方漢之初定蕭何築未央宮東闕北闕武庫宮室極其壯麗

亦所以示天下不偷而定民心也

胡氏曰周公攝政七年天下太平禮樂已作都邑已成將欲復辟于王退而歸老故曰朕復子明辟之君也孔安國云言我復還明君之政于子孔穎達曰明暗在于人君而云復還明君之政者其意欲令王明也夫以武王既崩成王幼弱幼弱之年未能治政故周公攝天子之政踐天子之位俾成王就學焉成王學成則周公已致太平矣成王年已二十可以還政也故周公復子明辟其歸政于成王也

黃熙載曰明君者先代王者之位非止謂成王也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
澗水西惟洛食我又卜澗水東亦惟洛食佯來以圖及
獻卜

無垢曰卜河朔黎水澗水東澗水西以至又卜澗水
東疑召公卜之耳何以知之召誥曰惟太保先周公
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
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
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若翼日乙卯周

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觀此一章則召公卜
也周公達觀之而已今周公乃曰我卜河朔黎水我
乃卜澗水東澗水西惟洛食我又卜澗水東亦惟洛
食輒以召公所卜為己之卜不幾于罔君乎曰召公
之卜乃周公之意也周公與召公預為謀議曰今營
東都將以處殷頑民民懷土重遷若都河朔黎陽庶
幾近便然天命在洛所以卜黎水卜澗東澗西皆不
吉而龜所食之墨惟在洛陽耳
林氏曰所以壯周家之勢者不可以不定都所以宅

王都之地者不可以不用卜夫卜者明吉凶于未然而定可否于永久者也周公營洛將以宅天地之中而為斯民之取正天命賴此以有基商民從此必化武王之九鼎又傳此承定其可以勿卜乎此周公所以允三卜而惟洛食焉公與魯公斷洛地曰公張氏曰黎水在河朔洛在河南澗澠二水則近乎洛也我卜河朔黎水不吉于是又卜澗水之東與澠水之西皆惟洛食則于洛為吉矣洛食者龜兆之食乎墨也佯來以圖及獻卜者卜之既吉于是使人以其

地圖并卜以獻于成王也

呂氏曰食者裂也謂古者龜卜以墨先畫其兆于龜背之上故以火灼之如在墨之裂時即是吉若他處裂便不是吉也東公釋齊人欲為卜曰非天子不祭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佯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無垢曰成王既聞周公復辟之語卜洛之意周公平日忠聖之心今畫布露略無餘蘊所以拜手稽首以

尚書精義
卷之八
五
明周公之心曰公之勞民動衆夸張侈大也以天之
休美在洛不得不敬天之休以相宅爾 又曰公既
定宅于洛邑佯以圖與卜來來示予洛食之兆其休
美恒久吉祥之事我當與公二人共正之蓋成王以
王周公致政欲歸故堅留之欲共享此天休也昔孟武
伯相齊侯稽首哀公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
無所稽首諸侯以小事大尚不肯稽首况天子乎以
此知周公既有叔父之尊又有太師之位而其忠聖
著見成王有不能自己者

張氏曰作周者所以成周之王業也匹休者所以配
天之休命也宅洛之謀召公相之周公定之所居既
定矣于是使人來視成王以卜之休而且久吉也彼
示而我見之謂之視卜休者視其所卜之美也恒吉
者又見其美之可以永久矣我二人共貞者真正也
示外無正則不行卜之既吉我與公二人共貞所以卜
其宅洛之事也

呂氏曰聖賢既得此吉卜却不比後世之人總得吉
卜便說道了聖賢得吉卜方且恐有不能承此吉卜

又欲來與周公二人共貞固保此吉卜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予齊百工俾
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今王即命日記功宗以功作
元祀無五祀不於十五禘吉禮與公二人共貞固保此
無垢曰殷盛也成王既即位始舉盛禮祀于洛邑其
盛如何凡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能禦大灾能捍大患
有大功于國家而典籍未及該載者今咸次第其功
勞而祀之使世世血食于太廟此亦周家忠厚之意
也又曰周公整齊百工以代成王之祀今成王乃

即命周公曰汝其記載功臣之宗高者以其功列于
大祀此即咸秩無文之意也

胡氏曰傳曰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成王定鼎于
郊鄙然則遷鼎之時克殷之後也定鼎之時營洛之
後也是周公因遷鼎之心而都洛成王遂都洛之志
而定鼎故召誥則相宅洛誥則相定都都既定王乃
往焉此周公所以勤請也孔安國以為攝政之七年
也王肅以為武王崩明年成王元年周公攝政遭流
言作大誥而東征二年克殷殺管叔三年歸制禮作

樂出入四年五年六月乃成七年營洛致政成王家
語稱武王崩時成王年已十三攝政七年乃二十年
矣周公既營洛請成王都之以行盛禮者制作之新
文有周之盛事周既克殷都既宅洛禮文大備煥然
而新以復辟之初行新制之禮萬事之備不亦盛乎
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
無垢曰東坡曰周公云我整齊百工使從汝于周將
使辦事也今王肇稱禋祀禮于新邑且命我日記功
臣之尊者使列于祭祀又命曰汝受命厚輔我其重

且嚴如此我今大閱視爾功賞載籍而所用者乃汝
自受教之官皆汝私人非我所齊百工也審如東坡
所說是誠心即政有私心矣周公所齊之百工乃天
下人才非成王之人才也使成王私于一己之人才
則事未可知也

其張氏曰載者功之治功者載之成功載之大則其所
報宜厚功載之小則其所報宜薄則周公于此當丕
視之然後爵位之高下享祀之豐殺從而定矣乃汝
其悉自教工者百工聽命于周公承教者也使之悉

自教工則其丁寧誨諭皆斷于已而不必待君之命也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皎皎厥攸灼敘弗
其絕
無垢曰朋党之心見于錄功若火始皎皎矣倘其所
熏灼處連延而往若有次序而弗撲滅斷絕之則將
燎于原而不可嚮邇矣朋党之心亦猶是也弗知滅
絕之豈特私于人才哉施之政事將害及天下矣大
抵非心之起絕之于微則易為力禁之于著則難為

功此君子所以慎其獨也

張氏曰向所同而背所異者朋也然而向背未必皆
當于義故君子之于朋尤不可不慎也是故與君子
為朋則相率以為善與小人為朋則相率以為惡善
惡之端皆自其所與之當否此周公之戒成王以謂
孺子其朋欲其所與以講習者慎乎其人也朋党之
不慎則其為害莫之過若火之皎皎則其勢可謂微
矣不能防之于始至于灼敘弗其絕雖欲撲滅之不
亦難乎凡此言朋党之不慎則為之滋甚或至此也

厥若彛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俾嚮即有僚
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
無垢曰自此以往其都此新邑周公所齊百工成王
宜使即其本職如冢宰付以治典司徒付以教典宗
伯付以禮典司馬付以政典之類是也不必更用私
人以叅之以至有功者則明示于衆而動其作為之
心汝成王當惇大其心勿居狹小而用私人當成裕
其量勿處褊窄而聽偏見如此則汝成王有君天下
之量而永有稱譽于後世矣

公曰已汝惟冲子惟終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
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
曰不享惟事其爽侮

無垢曰終文武之業其在敬識諸侯之朝聘乎以禮
來朝謂之享不以禮來朝謂之不享人君樂人之順
適而不樂人之禮義則諸侯以利啗君而不以禮儀
事君矣吾當敬識諸侯之來朝其有禮義反不及于
貢獻之精至者此不以禮來朝而以昏君待我也當
有以懲沮之使知吾之心以義理為重以利為輕可

也。又曰：倘人主不留意于諸侯之來享而任其以利而不以禮，則雖無知之民亦知上之所好者在利而已。禮安用哉？如此則天下皆有輕上之心，陵政慢令者多矣。天下至此而大亂矣。

東坡曰：享朝享也。小人以賄說人，必簡于禮。故孔子獨飽少施氏者，遠小人也。

曰：荆公曰：事無爽侮則君臣同得逸樂，暇豫若爽侮則君臣同得憂勤而有所不暇矣。王不能敬識享與不享，則事爽侮而周公亦受其愁勞。乃惟成王賜我以

不暇也。

張氏曰：百辟者諸侯也。以位則臣以職則卑，而其事當以奉上為義。成王能欽識其享則享者知所勸，亦識其不享則不享者知所畏。如此則百辟之于王莫敢不享矣。誠發于中達之于外而為儀，臣之享君其儀多矣。徒有其儀無物以將之，則君子不可以虛拘則物者又所以將其厚意也。若夫儀不及物則外無以見志，雖加之以禮儀之脩則享謂之不享矣。

呂氏曰：大抵人君無職事但在判別其真偽諸侯來

朝貢于王要識其享與不享享固多儀如庭實旅百
皆布乘黃朱然要識誠不至者物如中庸所說不誠
無物儀至而誠不至此雖享亦是不享是不用心于
享他諸侯既不用心于享凡民亦皆不享緣汝在上
既不能判別其真偽下面便如此上下既如此惟事
定是有爽有侮

乃惟孺子頌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棊民彛汝乃是不費
乃時惟不永哉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
無垢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党無偏王道平平是

大公之道天下之常道也一有偏党則私心著見私
心著見則人以利啗義而盡廢先王之禮儀矣此大
亂之道也周公所憂在此故力去成王朋党之心且
以儀不及物為戒而指之曰聽我教汝輔民之常道
夫人主有朋党之心而溺于好利則天下皆有朋党
之心而好利矣壞民常道亂孰甚焉人主有至公之
心而循于禮則天下皆有至公之心而循于禮矣輔
民常道者意蓋如此大學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
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

言僨事一人定國其知言哉又曰成王能篤敬留意于武王按其遺迹次第而行之又能順周公之戒則天下仰見成王之心其公大如天尊重欽慕禁之則止令之則行其誰敢廢怠其命而不遵守乎林氏曰正父武王也武王之興上應乎天下順乎人其所施為注措無一不出于正而已父之出于正也若此為子孫者其可不篤敬之乎夫篤之者行之而不敢棄也敘之者又安之而各得其序惟總志述事每不忘于篤敘乃父而一一以順之則是以祖考之

心為心而無亂于民之常道也

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

無垢曰言成王自今以往當敬其心無效前日用恣自教工之私人以害治也蓋不敬則私心起敬則私心不生私心不生則天理自見天理中安得有朋比之心乎又曰周家以農事開國敦本厚生故其風俗有長者忠厚之行周公以謂成王當以敬為心絕去朋党之念周公當以農為心使之各安其生又曰所以明農事如此者以吾重農則民生有餘乃為

樂土倘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必死凶民心何常之有彼有裕民之道則無遠弗至矣此所以當汲汲以裕民為心也周有養民裕民之政伯夷自北海來太公自東海來斯言豈欺我哉
林氏曰君尊而在上在乎欽一己之德臣卑而在下在乎修萬民之本君臣相與于一堂之上雖有勞逸不同皆有勞逸而已使君不欽其德失其所以為君之道臣不脩其農事失其所以為臣之道則裕民之

政有所虧而民之心亦且有所攜失矣彼有行仁政以厚吾之民者吾之民將皆叛而他之矣夫何遠近之有此成王有二人共正之言周公乃戒之以欽德也
呂氏曰大抵君子小人不須別看總要裕民者便是君子不要裕民者乃是小人此一等裕民之人無遠他汝若遠之便自用召其乘戾禍亂于此見周公勤懇勤之意有加無已

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

烈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
秩無文意自味無已

無垢曰周公大明德能見幾知微內與祖宗之心上
與天心下與民心泯然無際成王以謂我既有朋党
之心是與祖宗天人之心曼然斷絕尚異周公舉大
明德照臨我小子使我非心一洗而盡與天心民心
祖宗之心一皆無間以此心揚文武烈以此心奉答
天命以此心和恒四方可也 又曰天下有治安之
理惟大明德者見之循理而行則天下安且治矣衆

在所定宗在所惇禮在所執元祀在所舉而次第之
文無文而有功德者在皆次第而祭之此治安之理也
非有大明德者不能照知此理其有建立必皆顛倒
失序召亂致危不足怪也成王方稱秩元祀已有悉
自教工之言則德之不明為患乃至于此所以深望

于周公也

頌豈周公之而已成王舉此禮也

張氏曰沖者未充實之謂成王自謂沖子欲周公明
保之也文武烈之也陳于上世揚之者在成王而已
周公能不稱顯德以相成王而揚文武之烈上足以

奉答天命下足以和恒四方民奉天命者其德足以承之也答天命者其道足以配之也和四方之民則使之順比而不乖恒四方之民則使之可久而不變成王肇稱殷禮周公將之而已成王肇祀新邑周公稱秩之而已至于成秩無文亦皆周公之事此成王歸美于周公也

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冲子夙夜忠祀
無垢曰蓋惟周公之明為能知太平所在而迓之知

文武勤勞所在而遵之迓之以何道也曰迓之之道穆穆者敬以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納天下萬事於敬和之中此所以謂迓衡者也不迷文武勤教以何道哉亦穆穆而已矣文武勤教亦在敬和中耳惟敬則無邪心惟和則能涵養正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之義也必有事者敬也而勿正者和也孟子浩然之氣正在此爾

王曰公功斐迪篤罔不若時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救公功迪

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誣保文武受民亂為四輔

王無垢曰成王始疑周公以學問之不至也既而周公
輔佐開導之使成王知夙夜愍祀之理則周公斐迪
成王之功其亦厚矣如疑周公信管蔡親小人而遠
君子也天下無不違悖而非議之及其悔悟還周公
誅管蔡是親君子而遠小人也天下無不順從而稱
是焉天下有公議人主其可肆意而弗顧乎又曰
以未定周公之禮及未能鎮周公之功所以成王欲
以道大周公之後立伯禽為諸侯使監臨我士民及

庶官也一國所寄有三鄉焉有民人焉有百司焉所
以監總者則諸侯也觀成王此計亦已巧矣留周公
于朝廷以光文武之業立伯禽為諸侯以報周公之
功既不失輔相之託又不忘天下之功其舉事如此
亦學問之力也又曰夫天下之民皆文武之民也
受之武王正欲成王愛養之耳成王自謂我眇然一
身豈能人人而撫育之哉所以衆建諸侯以大保我
文武所受之民使天下皆治東西南北皆為我助豈
不大哉惟其意在此所以立伯禽為諸侯也

呂氏曰謂四方如今方纔開啟其治天下諸侯皆未知來享來王尊王之禮汝周公雖能與我平殷之亂然此宗禮之事尚未定汝公之功亦未克救寧謂亦未完備如今須當開導大我之後為我士師工之監視然成王當時士師工固自多謂無一人在做一箇主亦不得汝當為我士師工之監大保著文武所受之民以治之為四輔師保之佐此一段成王自謂我眇然冲幼之子固不足以留周公縱使周公不為我留亦當為天下留亦當為文武留

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祇歡公無困哉我惟無斃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

無垢曰周公之功大誰不欽仰而肅將之誰不祇歡而和樂之敢問周公之功何功也曰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于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此其在武王時大功也及武王有疾周公欲以身代此其在危時大功也及武王既沒周公抱負成王以朝諸侯而管蔡流言挾武庚以叛周公殺管叔放蔡叔殺武庚天下大治此其在成

王時大功也乃制禮作樂乃頒度量乃朝諸侯于明堂此又在成王時大功也成王年二十即位復辟于成王此又在成王時大功也天下聞周公之名者誰不欽仰而肅將之乎見周公之事者誰不和樂而祇歡之乎天下既信服周公如此成王一旦即位乃令周公引去豈不起天下之疑乎此成王所以堅留也又曰天下肅將祇歡周公之功周公在則王室安周公去則天下疑其勢如此而周公欲去是周公困苦成王也此成王所以戒周公曰公無困我哉當留

以助我也我將于周公康民之事遵而行之無敢厭黷周公則當以天下為心勿憚輔相朝廷以儀刑於四方使世世奉周公遺德以垂基業于無窮也成王此言亦可以見識量遠大有君天下之德矣學問之力乃至于是乎此又周公之功也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先烈考武王弘朕恭

無垢曰文祖命民武王能承保之光揚大業不墜文王之緒故稱先烈考倘周公相成王以承保民命則

非特不墜文王之德而武王之業亦不墜矣成王能
承保命民不墜文武德業乃得為嚴恭之主蓋子孫
所以承奉保綏祖宗德業者在恭畏而已矣不恭則
肆肆則祖宗德業墜地矣恭則畏畏則祖宗德業常
在矣成王使周公輔相以大其恭德則成王之所守
所見亦可知矣

林氏曰無忝于祖考者一人之恭成祖考之功而大
一人之恭者相臣之能成王之所以留公豈有他哉
蓋將安天下之民而顯武王之功使一己之恭德無

愧于幽冥之中而後已人君之命如此其大為周公
者其敢以棄王之命而不恢大其一人之恭哉此公
所以致欽盡禮而欲留以相王也

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為四方新辟作周恭
先曰其自時中又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予旦以多子
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

無垢曰成王來洛邑新即君位當有以慰天下之心
者使成王一即位首以厚禮常道待接殷之賢者風
聞四方豈不聳動激厲而仰慕仁君之器識乎其慰

天下之心如此天下翕然而治無疑矣夫其所以至此者不難也恭而已矣以恭為心故不敢忽前朝之賢者而坐以成天下之治使後之人主究周以恭德致治者推先于成王豈不美哉 又曰周公之意以謂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皆在周行人心聳瞻倘不以此大會中有新號令以慰藉天下而區區歸宗周以議所施設可謂失時失幾矣故拳拳欲成王自時中乂也 又曰諸侯謂之君卿大夫謂之子多子者謂眾大夫也前人謂號叔而下也前人

成烈無他信而已矣成王言恭先周公言孚先者何也蓋君以恭為德臣以信為德臣下一言不信則附上罔下附下罔上欺誕誕慢譁張愚弄無所不至故周公以孚為先以倣天下後世為臣子之姦者也 東坡曰國之所恃者法與人也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故周公以謂惇典而用賢可以定國後之言恭者必稽焉傳說有言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今不師古後不師今故周公以謂我當與卿大夫士篤前人成烈以答眾心則後之言信者必師焉夫

以成王之賢周公之信其所以為後世先者不過與
恭與信而已詩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
事有恪

閔馬父曰古之稱恭者曰自古曰在昔曰先民其嚴
如是愚以是知恭之大者蓋堯之允恭孔子之溫恭
非獨世子之恭楚共王之恭也成王以是為後世先
也不亦宜乎大有上六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
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又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
立信之為德也重于兵而急于食周公以是為後世

先也不亦宜乎

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

無垢曰周公言凡我所以啟迪開誘成王之法皆文
王所傳之心也如戒成王初即位有朋党之心及訓
成王初即政以大惇典殷賢者此皆文王之心如此
不必盡攷驗其事蓋周公所傳于文王者以心不以
事也此所以言德與

東坡曰考我所以明子之法乃盡文王之德也
伊來密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

享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惠篤敘無有遘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王侔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

東坡曰周公以秬鬯一卣禋于文武且祝使國家順厚以敘身其康強無有過疾子孫萬年厭能乃德殷人亦永壽考王使殷人承敘萬年其永觀法我孺子而懷其德

無垢曰成王以神明事周公此盛禮也周公其敢當之哉所以不敢留秬鬯于家而即以精意致于文武

也觀周公此事則夫天子之禮樂周公其敢當之乎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裸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王氏曰太室清廟中央之室清廟神之所在故王入太室裸獻鬯酒以告神也裸者灌也王以圭瓚酌鬱鬯之酒以獻尸尸受祭而灌于地因奠不飲謂之裸無垢曰王在洛邑至夏之仲冬行烝祭乃舉行尊周

公之禮于文王武王前各以一駢牛告文武此異禮也成王命史官作冊又使史官名逸者祝讀此冊惟告文王武王為周公立伯禽為後于魯也祭統云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于太廟示不敢專也為周公立後而告于文武其祭統之意與然而成王在新邑其大號令大政事所以欲新天下耳目者宜非一矣而史官所載區區以報周公功為大何也曰所以固結人心感動天下者莫大于忠厚漢高祖既得天下首殺韓彭唐明皇既得天下首貶鍾紹

宗劉幽求輩皆非忠厚之道 又曰自戊辰王在新邑至惟七年皆史官所記也周公自攝政至宅洛時十二月史官記其誕保文武受命已七年矣此語所以尊周公也七年而復辟于成王以言周公于七年誕保文武所受天命奉以周旋不敢失墜今幸制禮作樂時為太平已免責于文武而得釋謗于天下解疑于異意之人豈不慶幸乎其間經歷流言叛亂艱難險阻得見今日非周公大聖其何以堪之史官記此一節所以尊周公也

林氏曰前言逸祝所以告神也後言逸誥所以告伯
禽也至若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者蓋史氏記
攝政之歷年至是而復辟也

